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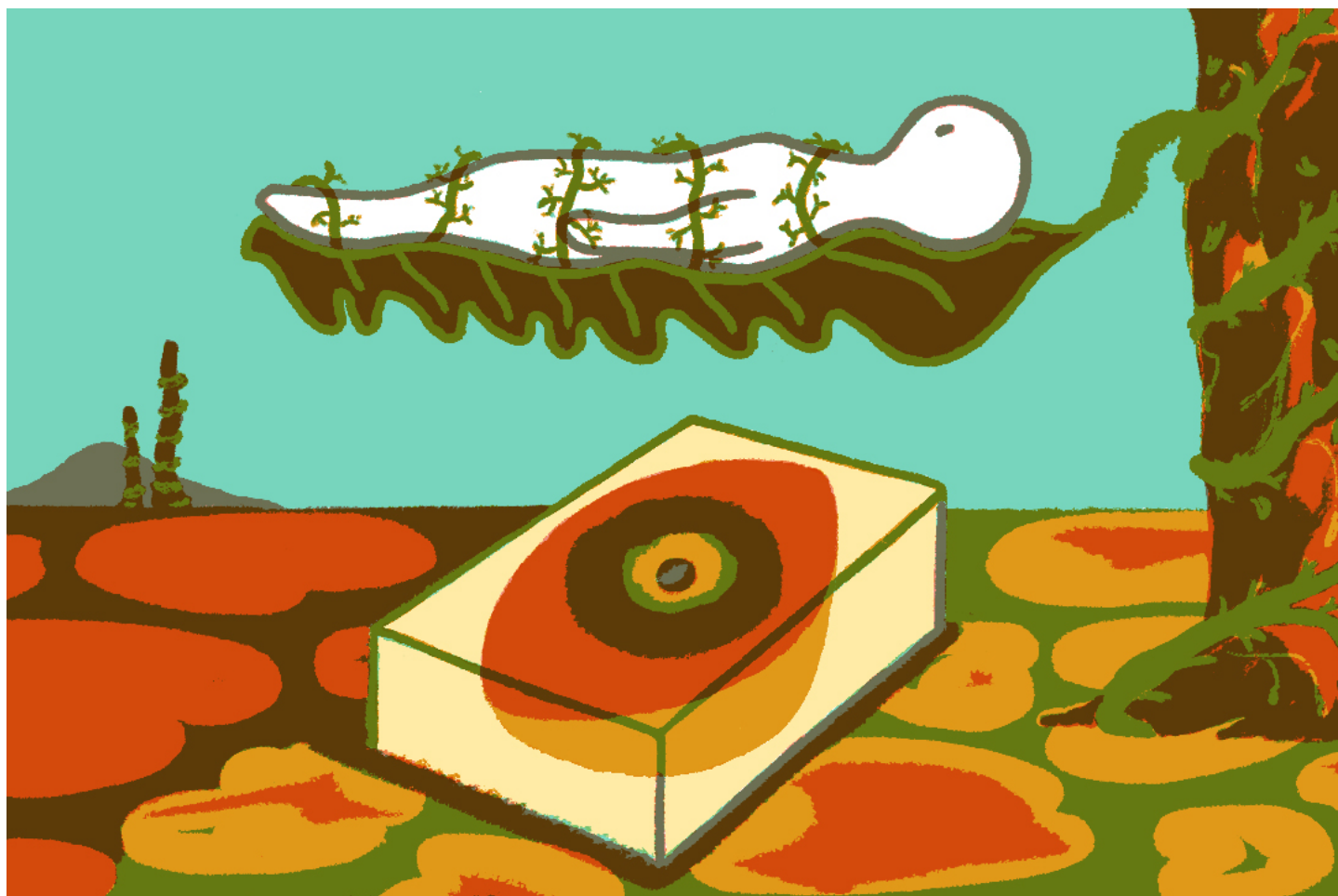
深度 生死观

疾病王国（八）

疾病王国：植物人的玻璃眼睛

如果身体体验和精神世界真的极端对立，那么，宝珠现在对世界的体验是什么。还是说她早已离开这副躯体，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只是存在的一个过去式。

钟玉玲 | 2018-10-07



图：许思慧 / 端传媒

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现在是深夜两点四十三分。

隔壁病床的阿伯刚被成功抢救回来，护士在清理身上沾满鲜血的防护衣，疲惫的眼神中略带一丝轻松。拉上布帘，调暗光线，一场生死间搏斗的战争又结束了，ICU再次恢复到死寂之中。这种死寂让人感到很不安，脑袋越发聒噪。监测机器滴滴答答的声音在耳朵中震荡，我甚至还能听到其他病人的呼吸。ICU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慢到时间就要凝结在呼吸中一样。不知道宇航员在月球漫步时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呼吸。

我看看自己身上连接机器的各种管子，这里确实就是外太空无疑。作为这个房间唯一有清醒意识的病人，有时我宁愿自己和大家一起昏迷，时间慢行得比刀子还锋利，割在身上，越割越痛，越割越清醒。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两点五十分。脑袋还在转，还是睡不着，只能让思绪在漫无边际地游走。

把头转过枕头一边的瞬间，刚好和宝珠的眼神对上了。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就像是一对玻璃珠子，光线进去然后出来，没有残余。我总企图从她的眼神找出一点思绪的痕迹，仿似一块石头扔到井里，咕咚一声就沉下去了，只剩下我的倒影在水面轻轻浮动。不仅是我，所有医生都希望从宝珠那双大眼睛中捕捉到什么，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哦，忘了说，宝珠是一个植物人，一个会转头，会眨眼，像洋娃娃一样的植物人。

宝珠今年五十三岁，九年前躺在手术台上做甲状腺囊肿切除手术后就没有醒过。这当然是一场医疗事故，医院对她负全责，否则我想没有人能躺在ICU九年不破产。当时麻醉科、外科、神经科等大部分医生都围着她团团转，极力想办法让她醒过来。但人世就像报纸新闻一样，只要地球不灭亡，外星人还未登陆地球，火山爆发、飞机失联、恐怖分子劫持人质，每一件特大新闻迟早都会变成旧闻，天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发生什么更大的新闻。在这样三甲医院里，最不缺的就是身患奇难杂症的病人。宝珠渐渐地被淡忘，开始在各个科的ICU流转，最终来到NICU（神经内科）偏安一角。每个在ICU的病人都只有两个结局，要

不病情得到控制后转去普通病房，要不永远离开，只有宝珠，在这里经历过生命的人来人往之后，依然日复一日淡然地在靠窗户的病床上躺着。

每个新来的实习医生一开始都怀着雄心壮志，要解开医学难题，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每天拿着手电筒为宝珠仔细检查，宝珠也一如既往地心甘情愿为医学研究做贡献，眨着大眼睛，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对于整个ICU来讲，宝珠的存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她的病情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

医生每天开一样的医嘱，护士每天照常地护理，吸痰、冲尿管、换鼻饲，抹身、换衣服、换床单，有时帮她洗头发，剪指甲。有时护士给宝珠吸痰的时候，时间太长，吸得太深，双腿都自然反射往上跳，看得我也心惊肉跳。宝珠却依旧静默，她不会像我一样投诉护士打针太痛，抱怨吸痰吸不干净，无论你对宝珠做什么，她都只会眨眼睛，没有其他回应。她的存在，等同于不存在。

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开始，存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这里可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相信这就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一个副产品，将西方文化中极其顽固且占主导地位的二元论植根到我们的思维中。从古希腊的先哲开始，身体就被贬低为禁锢灵魂的可怕牢笼。柏拉图的理型世界中，只有崇高的灵魂才能超越身体的欲望。如果身体体验和精神世界真的极端对立，那么，宝珠现在对世界的体验是什么。还是说她早已离开这副躯体，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只是存在的一个过去式。

可对于宝珠的亲人来说，她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她的丈夫吴先生在病床边放了一个音乐盒和一张他们的合照。我没有看过照片，但护士都说年轻时候的宝珠长得很漂亮，那也是，她有双水灵的眼睛。每天下午四点，吴先生都会准时来探病。一进门就和宝珠热烈地打招呼，打一盆热水帮宝珠擦身子、按摩手脚、梳头发，一边谈谈今天的天气和身边发生的事，有时会读读报纸，就像平常的夫妇一样，日日如此。其他病人的家属都一副悲戚的样子，时而大哭，时而大叫，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喊惊”一样，竭力把走得太远的亲人拉回来。只有宝珠和吴先生照样在一旁安安静静地过着他们的日子。如果宝珠没有生病，他们现在一定过着平淡的夫妇生活，上班下班，买菜煮饭，打扫卫生，为孩子读书操心，偶尔去一趟短途旅行，有时会拌嘴，甚至互相怄气，但从来不和对方说爱你。我不禁地想，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还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走远过。

护士说吴先生每天都会准时来这里看宝珠。如果哪天没来，肯定是生病了。有次我妈妈来探病的时候和吴先生交谈起来，他说他们有个儿子在日本读书，但自从宝珠生病之后都没有再回来过。每次吴先生走的时候，都会扭开音乐盒，让音乐代替自己多陪宝珠一会，但再动听的音乐都会停下来，然后重新回归到寂寞之中。

宝珠又扭过头去了，我望着窗外婆娑的树影映衬着宝珠倒映在玻璃窗上的脸，墨绿的叶子上渐渐泛出一层淡黄色的光晕，一阵风吹过叶隙，摇曳的光影随之又映在窗帘上。宝珠的大眼睛仿似是万花筒一样，旋转出各种迷离的图案。远处的小鸟开始叽叽喳喳地叫了，很快就要天亮了，连沉睡的树木也要回到清醒的生活中来。

生死观

疾病王国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天祝听址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疾病王国序章：我背后拖着长长的阴影，因为我站在阳光之下

我试图实践桑塔格的箴言，用“他者”的角度对身体作一次自省式田野调查；对自身疾病的民族志描写，也是我反思生命意义的途径。

疾病王国：永远走在康复路上的西西弗斯

人从健康王国放逐到疾病王国的时候，身上就带着疾病的枷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相对于疼痛的折磨，让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无期徒刑。

疾病王国：荒废的身体知觉

既然人居住在身体当中，通过训练来调整知觉行动，即使你把身体只当做是工具，那么改善这个工具也必定能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疾病王国：在病榻上，我重获了我的感官知觉

现代生活中过于丰富的感官刺激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感受生活的色彩。反而是在住院经历了感官饥饿，重新开启我的感官知觉，用身体去探索这个新的国度。

疾病王国：都病成这样了，头发还重要吗？

我知道大家都肯定在想，都这份儿上了，好不好看还重要吗？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何种坚持，直到出院，我也没有把头发剪短，一直躺在自己油臭的头发上过日子。

疾病王国：妈妈的手

我从来都没有问，妈妈要的是什么。自我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后，原本属于她的这一切都被挤走。我，才是那个自私鬼，抢走一切，而后又想一走了之的人。

疾病王国：疼痛的苦难

要用何种态度面对疼痛，恐怕只有遭受过疼痛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由于我本身所患之疾病从未得到疼痛的恩宠，对于疼痛反而有一种期待，因为感受到疼痛于我还是一种存在的证据，身体在无声无息之间腐坏所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这肉体的疼痛。

疾病王国：衰老与死亡

几千年前秦始皇去找的长生不老药还没找到，而今最发达的科技也无法阻止身体走向死亡。衰老，意味着失去社会地位，失去他人的关注，从而失去自己。衰老不仅是人类自体的生理反应，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判断。

社会地位，失去他人的关注，从而失去自己。衰老不仅是人类身体的生理反应，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判断。